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 第五回 改電文革員遭重譴 練軍營袁道拜私恩

話說袁世凱改裝附輪之後，直抵天津，求見李相。時李相正因軍務棘手，滿胸積悶，忽門上傳上袁世凱名刺，心中正恨他不把軍情報告，方要傳見，好當面申飭他，便傳出一個「請」字。袁世凱即昂然直進。行禮之後，李相即厲聲道：「你在朝鮮好清閒！卻把軍情不顧，誤國不少。」袁世凱道：「卑道正為接得尊電，蒙丞相責備，故千辛萬苦回來，要見中堂一面。」

卑道自問沒一事不盡情報告，今蒙丞相責備，望中堂指示卑道的罪名。」李相道：「你還說？日本調許多兵馬到了韓境，你如何不告我？」袁世凱驚道：「中堂甚麼話，那有一次不報告的？」便把自己第一次是什麼報告，第二次是什麼報告，一概說出。李相道：「難道老夫是不識字的，連電文也看不出不成？」

袁世凱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卑道發來的電文，中堂還有存下否？請賜回卑道一看。」李相聽罷，此時仍不知是張佩綸作弄，即檢出擲至袁世凱面前，並道：「你且看！」袁世凱接在手裡，一頭看，一頭汗如珠點。看罷即道：「奇極！卑道甚望中堂查究此事。」說了，即在身上拿出自己發來的原電文，當面一對，隨又道：「卑道因為中堂見責，特檢原電回來，呈中堂一閱。今見中堂接得的電，與卑道原發的不符。中堂一看，便知分曉。」

李相此時已放下幾分怒氣，即把袁世凱獻出的電文，對覽一會，滿面通紅，又露些愠怒之色。然後低頭一想，不覺將案上一拍，一言不發，隨令左右，轉令文案員發札，傳電局總辦張佩綸到衙相見。搖首歎息一會，謂袁世凱道：「若張某到時，你且暫避他。老夫盡可查悉此事。你見著那姓張的，也不必生氣。」袁世凱謝過李相，心上盤算，仍恐張佩綸是中國人，又受中國薪俸，且為李相姻親，何至如此，難道他受了日人賄賂不成？只怕未必有此事，又不免疑朝鮮電局作弊。

正籌度間，忽報張佩綸已到，袁世凱便轉進後邊。及張佩綸到了，袁世凱在裡邊細聽他翁婿有何說話。再從門縫兒偷看，只見李相全無怒容，張佩綸見了，反覺驚慌。坐猶未暖，李相卻道：「你總辦電報局的事情，所有官電往來，可是自己經手，抑是統通委付他人？你快說個詳細。」張佩綸沉吟了一會，才道：「不知岳父問那一件？若是尋常電報，只由經理的人譯妥送交；若關於國家事件，統由小婿過目的。」李相到這時，發怒道：「既是你過目的，自不能責備他人。你今已犯了殺身之罪，誤盡軍情，負了國家，又陷了老夫，你知得不曾？」

張佩綸到這時，已知是朝鮮發來的電報，自己所塗改的已發作了；又不知袁世凱已經回來，只自付：「自己改了電文，也沒有對人說過，何李相便知得？」心中捫上捫下，只得硬說道：「岳丈此話，從何說起？小婿有何罪名，總望實說也好。」

李相見他如此硬說，便再發狠向他說道：「駐韓委員發來的電文，你盡把來竄改了，你究懷著什麼用心？老夫有何虧負於你？卻誤老夫至此！」那時張佩綸已面如土色，仍硬著說道：「所有駐韓委員來電，統通是照原文譯出送來，並無一字改易。岳丈不要聽別人的話，小婿實為感激。」李相見他還矢口不認，便心生一計，即道：「已從朝鮮電局，查出原電底回來，與你送來的電，總不符合。你獨把日本調兵的人數塗改了。你若不是受了日人賄賂，如何肯乾此事？你快些說個原故，或可原諒。若是不然，便是老夫不殺你，朝廷還容得你麼？」一頭說，一頭拍案大罵。又將袁世凱呈出的原底電文，及張佩綸所屢次呈上的電文，擲至佩綸跟前，怒道：「你且看袁委員的原底電報。同他不同，若不是你將原文竄改了，誰敢竄改？你還好說！」

當下張佩綸聽得是由朝鮮電局檢回原底，額上已流著一把汗。此時不免滿面驚慌，雙手打戰，拿著幾張電文，又遺失在地，故聽得李相所責罵，已不能對答。李相越發大怒，要責他供出竄改電報的原因，隨又喚袁世凱出來。張佩綸見了世凱，更不能置辯。袁世凱念著前情，一來恐佩綸難以下場，二來又覺李相過不去，即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中堂發怒亦是無用。兄弟且問張老哥，移改電文，究是何意？想老哥是個廉潔自愛的人，斷不至受外人賄賂，務請細言其故，商量個辦法才是。」在世凱，此言似是護衛佩綸，實則坐穩張佩綸，使他自承改電。那張佩綸心亂之際，如何悟得？自然當袁世凱是好意，即歎道：

「我本來為國，反弄成誤國矣。」說罷不覺流淚。袁世凱道：

「你甚（怎）麼為國弄成誤國呢？」張佩綸道：「兄弟自料己國不能取勝日人，不欲開仗，若把日人調兵實數報告，料李中堂必先發大兵來與日兵相當，恐兩國各恃兵力，必至激成戰事。故先前竄改電文，實望李相緩發軍兵，勉從和議。實不料此次戰端觸機即發也。」

李相一聽，真是無名孽火高千丈，拍案道：「你這小孩子的見識，你道不派多兵，便易成和議麼？正惟派兵不足，反受敵人挾制，諸多要素，反致和議不成是真。虧你自福州敗仗回來，還敢說軍事！你聽著炮聲不走就好了，還學人籌度軍情麼？老夫治兵數十年，被你牽陷至此，有何面目見人！且你誤國至此，百死不足蔽辜。你快回去自處，老夫今日不能替你設法。」

張佩綸此時更沒得說，只使個眼色示意袁世凱，求他說句話，便滿面通紅，抱頭鼠竄去了。

袁世凱暗付道：「若自己力斥張佩綸，覺自己更為有功。但念著前日交情，意自不忍。且李相又最愛親戚情面的，盡令李相過不去，於自己前程亦屬有礙。」便向李相道：「張老哥這會辦事真誤軍情不淺。但也不過沒見識，一時愚昧，與受人賄賂的不同。以卑道愚見，只合責他擅自決事，貽誤軍機，終不能責他賣國。他一點愚誠，實在可憫。中堂以為然否？」李相歎道：「他以一己的私心，致誤軍情，本罪在不赦。但老夫自問，亦失計太甚。視人派兵多少，然後自己派兵多少，已是誤了；且老夫當初，以自己任大責重，常恐他人誤我，故每事必委自己親人。今卻沒一人可用的，誤老夫至此。恐明日紛以老夫任用私人，還有面目見人麼！」說罷幾乎掉下淚來。

袁世凱自付道：「俗話說，丈夫流血不流淚。看李相長成七十來歲的人，說話間至眼皮通紅，真不忍見。」即答道：「勝敗兵家之常，中堂何便煩惱如此。卑道有一言，不知合否？因中堂若置張佩綸於不言，便是自己獨任其過，外人聞之，反貽口實。不如輕輕參佩綸一本：一來見中堂不袒私人，一來見戰前派兵不多，非自己之咎。不知中堂以為然否？」李相道：

「佩綸不能不參，但責任在我，豈能徒委諸他人？老夫自此必聲名掃地矣。但一己不足惜，恐國事亦自此益艱，則老夫之罪更重也。」

袁世凱惟再復勸慰問李相一會。李相即留袁世凱住下。自己退轉來，獨自尋思：「自己從前卻錯責了袁世凱。今番若把張佩綸的事切實彈參，那張佩綸自然不免。若是替他隱飾，不特自己的名聲越加壞了，更又對不住袁世凱。」想到此會，更為憤怒，便親自起稿，把張佩綸改易電文，混亂軍情的罪狀，切實參了一本。當時朝廷看了李相那本奏章，十分大怒，發下軍機及刑部會議。時軍機大臣明知張佩綸此次罪情非同小可，但他與李相是有個翁婿之情，且用人不當，實是李相之咎，盡要替他留個體面。把原折細勘，覺得張佩綸竄改電文，不過不欲與日人開戰，恐多派兵時，易開戰禍，故以如此塗改，只是他的愚處，不是他的奸處。就從這裡替他出一條生路復奏。

過了次日，就有諭旨降下來，把張佩綸發往軍台效力。這一場大案，就此了結。

且說當時自因水陸大敗，只派李相父子前往日本說和，賠款割地，方能了結。那時朝中文武，又紛紛把李相參劾。朝廷雖念他是個勳臣，但人言嘖嘖，終不免有個處分。前者已拔去三眼花翎，褫去黃馬褂，一個北洋大臣，已改令王文韶接充。

這會因參李相者仍絡繹不絕，便又降一道諭旨，責他用人不當，著他留京入閣辦事。李相當此，覺「用人不當」四個字誠是不錯；但在袁世凱一人，也沒有什麼不當，若不替他設法，實在冤枉了他。恰可和議成否，朝廷因北洋是個緊要的去處，不便委任他人，乃換榮祿繼任，即調王文韶入京。那榮祿不是別人，乃皇太后的內姪子，由西安將軍轉任兵部尚書，並任副相，至此始出鎮北洋。

自從榮祿到任，看見各路軍營，於戰敗之後，實殘破不堪用，自須再練軍兵。且以水陸軍勢盡喪，水師實不易恢復，惟有從陸軍下手。就把此意奏知朝廷。朝廷亦覺得此意甚是，只惜戰事開時，已耗資不少，弄得庫款一空。及後講和，又賠了二萬萬兩去了。練兵之事，實不易言。便批下來，著榮祿就地設法，籌款練兵。當下榮祿接得這個諭旨，覺練兵之說，是自己發起，今不得不行，但籌款固難，靠人亦難。況自經敗後，所有北洋統兵官員，統通有了處分，革的革，殺的殺，死的死。

雖是練兵，亦沒人幫助。因此便往訪李鴻章，商議有什麼人才可用。

李鴻章回想清、日戰事時，各員沒一個不誤了軍情，單是袁世凱還是留心一點，其情可憫，且其才亦可用。便在榮祿之前，一力保薦袁世凱，并道：「自年前軍興以來，沒一個不誤事的。惟那姓袁的報告軍情，沒一點差漏。他平生亦有點本事，盡合用得著。」榮祿聽得，不勝之喜。回衙後，便即傳袁世凱到衙相見。時袁世凱正得李相密報，知道把自己薦往榮祿處。

忽見榮祿傳見，暗忖：「自己在北洋差遣，今李相不在北洋，正該求榮祿賞識，趁此機會，便圖個升官。」想罷，立進督署而去。

看官試想，袁世凱是什麼樣人？他巴結上台，用自己的才力，是很有手段的。當下與榮祿相見。榮祿先把李相保薦他的話，說了一番，又切實問他練兵的事，從那處下手。袁世凱聽罷，便壯著膽子，伸張三寸不爛之舌，說道：「卑道不才，自問從前無補於國家，今又辱蒙李中堂保薦，大帥又不恥下問，只怕卑道才力薄弱，不足副大帥之期望。況練兵重事。早道資望亦輕，請大帥另委高明，免誤軍政。」榮祿道：「你不必過謙，便是李相不保薦時，我亦須用著你的了。因為練兵兩字是容易，只就籌款，卻不易言。你在北洋有年，料必熟悉情形，盡可盡說，倘有可行之處，無不彩行。他日成軍，功勞不少。」

袁世凱道：「以卑道愚見，若重新招募軍人，耗資實巨。日前兵敗之故，不是軍兵不良，不過訓練不得法，加以器械不精而已。且現在北洋，淮軍毅軍若盡行遣散，亦難安插。不如在淮軍毅軍之中，汰弱留強。倘不足額，然後添募，合新舊勇盡行改練洋操。從前所有的軍械，挑選精良的，一概用回。若朽敗的，把來沽去，以資津貼，實一舉兩便，亦事半功倍。且卑道猶有一說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我們於軍營事情縱有些經驗，總不是從專門學過來的，故現在要練陸軍，盡聘一位外人，充做顧問才好。」榮祿道：「適聞高論，實開茅塞。但聘用外人，究聘那一國的才好呢？」袁世凱道：「以卑道愚見，方今陸軍強國，就算德、日二邦。鄙見猶主用日人，因彼此同種同文，目下又言歸於好，且聘日人的薪水較廉。故不如用日人罷。」榮祿聽了大喜，便把袁世凱的議論，奏知朝廷，依著行事。復奏保袁世凱為練兵大臣。正是：

不必才華能動眾，全憑知遇促升官。